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綠野仙蹤

第十三回 韓鐵頭大鬧泰安州 連城壁被擒山神廟

詞曰：欲救胞兄出殼，請得綠林相候；打開牢獄憑諸友，團聚玉峰山口。官軍奮勇同爭鬥，擒寇首，一番快事化烏有，深悔當時遲去走。

——右調《秋蕊香》

前回言冷於冰在玉屋洞修煉，這話不表。且說連城壁自冷於冰去後，又隔了三年有餘，思念他胞兄國璽，潛身到陝西寧夏探望。誰想他哥哥又出外乾舊生活去了，止見了他嫂子陳氏，備細道別後原由，並說安家在山西河曲縣范村居住，姪子、兒子各定了婚姻，到五歲時一同娶親。陳氏聽了，方大放懷抱。城壁也不敢出門，住了五六天，於昏夜出城，復回范村，度清閒日月。又經歷了七個年頭，那年六月初間，城壁又要偷行去看望他哥哥，喜得他兒子、姪子各早完了姻事，俱皆生了兒女，通欲見他哥哥說知，著他放心歡喜。因此安頓了家事，騎了一匹馬，帶隨身行李。剛到了平陽府地界，見一座飯館，便下馬打午尖；只見飯館內跑出個人來，把城壁雙手一抱；城壁看見他，大吃一驚。那人道：「二哥，這□年在那裡？怎麼連面也不見？聞令兄他愁苦得了不得！也說不知去向，真令我們想殺。」原來此人姓梁，名孚，綽號叫千里駒，他也是連城壁兄弟們黨羽。因他一晝夜能走三百餘里，故有此名。城壁只得同旋慰問，心裡卻大是不快，深恨怎麼便遇著他。只得假說道：「年來在京中被一事弄壞，充發在山海關，今年方得脫身。」千里駒道：「今往那裡去？」城壁道：「要在這左近尋一朋友。」千里駒道：「難道倒不看望令兄去麼？」城壁道：「我也打算要去，只是心上還未定。」千里駒道：「此處非講話之所，館內有一小院子，倒也僻靜，你我同去何如？」城壁只得應道：「好。」兩人到小院內坐下，千里駒著走堂的取上好酒菜來。城壁問道：「老弟到這平陽地方有何事？可曾見家兄麼？」千里駒道：「你我吃了飯說，我饑得很。」說罷，大聲喊叫：「走堂的！快將上好酒菜拿來，不拘數目，只要好吃！」走堂的連聲答應。頃刻，葷的素的擺滿了一桌。兩人各用大碗吃酒，大塊吃肉，一會兒即吃完；走堂的收去盤碗，連忙送上茶來。城壁道：「老弟端的有何事到此？」千里駒道：「我是尋西安張鐵棍、四川陳崇禮、米脂馬武金剛、西涼李啟元這幾個人；只有陳崇禮未曾尋著。」城壁笑道：「老弟手素，何不去尋家兄？跑這許多遠路怎麼？」千里駒道：「令兄麼。」說著，又笑了笑。城壁道：「家兄怎麼？」千里駒道：「他如今還得尋人哩！」城壁驚問道：「他如今尋人怎麼？」千里駒道：「令兄有事了！」城壁大驚道：「老弟快說！快說！」那裡還坐得住。千里駒道：「令兄三□年來，總都相交的是些斬頭瀝血的漢子，二哥也都知道，因此這許多年，屢有風波，都無干連。去年八月，令兄又相與了兩個新朋友，一個叫鄧華，一個叫方大鼇，俱是河南人。令兄愛他二人武藝好，就收在伙內，同他做了幾件事。今年二月，在山東泰安州，明火劫了關外當舖，四月間即被拿獲。同事的吳九瞎、胡邦彥，在州府各挨了三四夾棍，並未攀拉一人，惟有他兩個是一對軟貨，只一夾棍，將歷來同事諸人都盡行說出，且說令兄是窩主，為群盜首領。泰安州密稟各上憲，山東巡撫移交陝西巡撫，委了兩個武官，至寧夏緝訪。誰想令兄正在家中，那兩個武官知會了地方文武，帶領官兵，將令兄拿住，解送山東。令嫂本日即自縊身亡，山東巡撫又發交泰安州研訊，前後夾了七八夾棍，並未攀出一人，案案皆自己獨認。刻下是韓八鐵頭、王振武二人為首，已約死下三□多個朋友，都潛伏在泰安山內，又著我同胡小五、劉家驥分路去河南、山西、陝西等省，請舊日朋友，約定七月初一日劫牢反獄。我所以才到山西地方。」城壁聽了，只嚇得驚魂千里，兩鬢汗流通。將桌子一拍道：「我原就有今日！」又問道：「老弟到山西，可尋著他們一個沒有？」千里駒道：「怎麼沒有！那張鐵棍和馬武金剛甚是義氣，一聞此信，就招聚了七人個朋友，星夜先往山東去了。只有陳崇禮和在順地方，我去訪他，他又不在；我恐誤事，只得回來。又聞得山東巡撫題請即行正法，未知這話真假。」城壁道：「為家兄事，多累老弟跋涉；此事遲不得了，我們速走泰安，共商救法。」說罷，千里駒算還飯賬，兩人星夜奔山東來。

跑了數日，即到泰安山中，尋到杜家溪玉女峰下。原來眾人在一大石堂內停留。城壁逢人叩頭，哭謝不已。為首的韓八鐵頭道：「二哥，你與我們同事少，令兄大哥和我們是生死弟兄，你就不來，我們也要捨命救他；就是眾兄弟若無肝膽，也斷斷不來在這石堂內住著，何用你逢人叩頭？」馬武金剛道：「連二弟不必悲傷，流那無益的眼淚。若是救不出令兄，大家同死在一處最妙。你來的不遲不早，正是個時候。我們已定在七月初一日，到泰安行事，今屈指只有七日了。劉家驥去約陝西朋友，至今未回；刻下河南、山東、山西諸友俱到。可將救連大哥的法子，此刻就請韓、王二位老哥分派了罷，省得臨期打算；就是連二弟聽廠，也好放心。」李啟元道：「馬大哥說得極是。就請二位發令，我們遵行。」韓八鐵頭讓王振武，振武道：「韓大哥也是這樣不爽快！分派了就是，各人也好留心。」鐵頭向眾人拱手道：「我就亂來了。」眾人齊應道：「聽候指揮！」鐵頭道：「連大哥、胡邦彥、吳九瞎三人腿俱夾折，不能行動，今煩千里駒、錢剛、趙勝三位弟兄，見監門打開時，可背負他三人出監。王振武道：「這三位年少善步，去得！去得！」李啟元道：「還有鄧華、方大鼇二人，哪個背負他？」鐵頭大笑道：「那樣沒骨頭的東西，我一入監先將他砍了祭刀。背負他出來，還叫他各案攀人麼？」眾人齊聲道：「韓大哥說的是。」鐵頭又道：「連二哥、馬武大哥馬上步下都了得，可率領□個弟兄開路劫牢；以鳴鑼為號，一齊殺入州衙。我領□個弟兄，同王振武賢弟斷後。李啟元領四個弟兄，於前後左右保護連大哥三人。張鐵棍領眾兄弟在泰安北門外接應。劉寅、馮大刀率領四個弟兄，聽第二次鑼聲響，即殺守門軍士，開放北門。到動手時，備背插白布小旗一面，以便認識。」又向趙勝、錢剛道：「二位去時，可各帶鑼一面，看我們大眾俱到州衙便敲鑼，催眾同人劫牢。得手後，再敲鑼，約眾同走，共出北門。」又向千里駒道：「老弟即於明日去泰安打聽城中動靜，我們好作準備。」分派畢，便羅列酒肉與城壁、千里駒接風。到二□八日，千里駒回來，言城中和素日一樣。本日午後，鐵頭著眾人各改換服色，暗藏兵器，裝扮士農工商乞丐等類，分先後入城。到初一日，四更時分，齊集州衙。先是王振武見同伙俱到口內，打了聲唿哨，兩人便敲起鑼來。眾人有跳牆入去的，有從馬號入去的，有撞開角門入去的。泰安監中有這等重犯，非無更夫夜役丁壯巡查。要知這些人都是要命的，強盜是個個不要命的，被連城壁、馬武金剛只打翻了兩三個，便都四下藏躲去了。眾人發聲喊，觸開監門，點起瞭亮子，先將三人刑具打落，千里駒背負了連國璽，錢剛背負了吳九瞎，趙勝背負了胡邦彥，韓八鐵頭殺了鄧華、方大鼇，發聲喊，出了州監。那些獄卒、牢頭見將大盜劫去，大家倒放了心。知州在內署，聽得外面有喊殺之聲，情知有變，吩咐快護守宅門，並各處便路。眾賊走後，聽得外面無一點聲息，然後才敢偷開宅門，放人出去查問；隨遣人知會城中武官。

再說韓八鐵頭等出了州監，齊奔北門。趙勝、錢剛一邊背負人走，一邊又連連敲起鑼來，劉寅、馮大刀聽得第二次鑼鳴聲響，知道大眾得手，急率四賊斷開城門門鎖，卻好不見一個人來。大眾出了城門，張鐵棍等接應上山。到五更，本城大小文武會在一處；知州和守備商量了好半晌。到天明，然後點集兵丁、捕役追趕。眾賊已走了二□餘里，團聚在一山暫歇。連城壁抱住國璽大哭，國璽叩謝大眾。李啟元道：「此地非久停之所，倘有追兵，又費身力，不如大家到玉女峰再商。」王振武道：「泰安那些軍弁，各顧身家，量非我等對手，若不與他個利害，他必步步跟隨，反壞我等的事。可分六個弟兄，背負他三人先行，我與韓大哥、連二哥率同眾兄弟等候官軍。」眾人道：「此話甚是！」千里駒等仍背負了連國璽三人，先行走去。至早飯後，泰安守備同吏目、千把總領兵丁捕役約五百餘人趕來；見眾賊都在山坡上坐著，眾兵役皆心驚。守備不敢向前，喝令眾兵役同千把殺去。眾兵役彼此相顧，守備厲聲催逼，內中有一二□個膽大的，奮勇向前跑去，見眾人都相隨，又復站住。眾賊看了大笑。守備又喝令放箭，只射出兩三支去，連城壁等早到，刀棍亂下，放翻了二三□人。眾官軍沒命的飛跑，

……

且說韓八鐵頭等殺敗官兵，齊奔玉女峰。那條道路，起初未劫牢之前，還是藏頭泄尾；今既殺敗官兵，各膽大起來。做強盜的有什麼正經，一路逢著山莊野市，不論銀錢、騾馬、豬羊、雞鴨等類。遇著便搶，不與他便殺。直到玉女峰下，團聚著大飲大嚼，

笑說劫牢並文武官話。李啟元、韓八鐵頭和連城壁三人，屢言怕官軍追尋，宜速走遠地為是。眾賊聽了，反大笑其懦弱，直混鬧到第三日，方才離了玉女峰。連國璽等三人，各騎了驃馬，扶掖而行；到難走處，仍是千里駒等背負。要沿山尋個極峻險地方，招聚天下同類，做些事業。至七月初六日，沂州官軍同泰安營弁，於路跟尋了來。見群賊這日在一嶺頭上，幾株大樹蔭下，高歌暢飲。官軍報知參將等官，傳齊軍士，分一半攀藤附葛，遠遠的繞至嶺後；一半埋伏在嶺前，聽候號令。眾賊起先也有看見樹林密處，影影綽綽有人行走，只因鬧酒，便認做採樵之人，不以為意；正在高呼歡笑間，猛聽得嶺後一聲大炮，又聽得嶺前也是一聲大炮，被這兩聲炮震的群賊各驚慌起來；一齊站起，四下觀望，方看見嶺前嶺後，高高下下，盡是官兵，一步步圍繞著，向嶺山走來。王振武道：「我看官軍不下二千來人，若分四面衝殺，誠恐寡不能敵，不如大家一湧下去，殺他四五□個，官兵可不戰而退。只是連大哥三人不能行走，該如何處？」張鐵棍道：「仍著千里駒三人背負他三人在中間，也著他拿上兵器，兩腿雖不能動，兩手還是作家，我們再周圍保護，若得走脫，也不枉救他三人一番。」眾人道：「說的是！」韓八鐵頭道：「遲不得了！嶺後兵還少些，都快快隨我來！」眾賊一齊發喊，剛跑到半嶺，官軍箭如驟雨，早射倒馬武金剛和李啟元等三四個，眾賊又復跑回。千里駒將連國璽等仍放在嶺上。韓八鐵頭亂嚷道：「壞了！壞了！」不住的用眼看連國璽。國璽已明其意，反呵呵大笑起來，將城壁叫至面前，說道：「我死分所應該，你又來做甚麼？我從□八九歲即奪人財，傷人命；我若得個好死，天道安在？刻下官軍勢重，斷難瓦全，你若命殺出，可速歸范村，搬去家小，另尋一幽僻去處居住，免人物色；若死於此地，亦付之無可奈何！」說著，用手向西南指道：「官軍都上嶺了！」城壁回頭一看，國璽已自刎坐在一旁，喉下血噴如注。城壁攪屍大痛，眾人無不歎悼，亦有放聲大哭者。胡邦彥用手把吳九瞎一推道：「你看見麼？連大哥死得好不可憐！因你我這兩塊臭肉，做眾兄弟之累。」說著，也向項下一刀。吳九瞎大叫道：「你兩個慢些走，等著。」一刀也抹在一邊。韓八鐵頭喊叫道：「我等不能出穀，實為保護連大哥，不敢奮勇上前；今他三人俱死，我們可各尋生路。」又向城壁道：「哭亦何益？你們再跟我從嶺後殺下去！」說罷，一手提刀，一手拿了一塊氈子擋箭，眾人亦各取被褥遮護，蜂擁而下。連城壁痛惜他哥哥慘死，憤無可泄，提兩條鐵鋼，首先衝殺下嶺。止左臂上中了一箭，急忙拔去，吼了一聲，殺入官軍隊內，所到皆紛紛倒退；韓鐵頭等後面跟隨。嶺前諸軍見眾賊從西北下去，又聽得嶺後喊殺連天，一個個都從東南上嶺，往下殺來，俱到嶺下，將眾賊圍裹在中間。參將站在嶺頭上。用旗指揮著眾軍，用力戰了有一個時辰。眾賊雖勇，卻止是三四□人，除箭射倒外，此刻又傷了八九個，兼之酒後未免奪力；況此番官兵，皆沂州總兵久練之兵。非泰安軍兵可比，連本州捕役、丁壯，不下一千七八百人，止存有二□餘賊，如何對敵？殺出重圍，架山逃走者，止有王振武、連城壁、韓八鐵頭三人，其餘殺死生擒，俱未脫網。

王振武等扒了四個山頭，見無追兵，向城壁道：「我等從龍潭虎穴逃得生命，若再被擒獲，何以見天下朋友？依我愚見，三人各自分路走脫了的，便是造化。」鐵頭道：「這斷使不得，我料官軍安肯輕易放走？必在滿山找尋；設或相遇，其勢愈不如死在一處為是。」又用手指道：「你看對山並無樵逕，此人跡不到之處；我三人且奔那裡，再做策奪。」於是穿林拔草，又走了二□餘里。城壁道：「官軍斷無人到此。日已銜山，須尋一妥地過夜，庶免飽虎豹之腹。」王振武笑道：

……

再說知州連夜款待參將等酒席，並犒勞眾軍，天明打發回鎮。又與守備相商，各申文報捷於上憲。等第二日，將鐵頭等提出監來，百般拷掠，教招供備黨羽巢穴，並叛逆情狀，以實前言。八人忍痛，各無一言。打到極處，反罵起來。知州審了三四次，各無一句口供，只得寫稟請示。巡撫火牌下來，著泰安文武官，多帶軍役，押解各犯赴省親審。知州、守備親自解送。巡撫審了一次，見鐵頭等語言剛硬，心中大怒，要照叛逆例，不分首從定擬。他內裡有個管總的幕客，再三開解，將韓八鐵頭、連城壁定擬為首，請旨立決；王振武、馬武金剛為從，立絞；馮大刀、張鐵棍、李啟元、千里駒四人，各充配運惡州郡，仍發泰安聽候。

正是：

一飯聞驚信，挨生入穀中；遭擒擬斬後，無計出樊籠。